

宋杂剧金院本剧目新探

赵山林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

中国戏曲的早期形态——宋杂剧、金院本的目录包括两种，一是宋元间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的《官本杂剧段数》，著录280种；二是元明间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的《院本名目》，著录690种。这两种文献是人们认识宋杂剧、金院本整体面貌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弥足珍贵。二十世纪初以来，王国维、冯沅君、胡忌、谭正璧等前辈学者对宋杂剧、金院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弄清。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曾对金院本作了一些补充考辨^[i]。现据读书所见，再试作以下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上：宋杂剧剧目新探

对于宋杂剧，谭正璧先生有《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ⁱⁱ^[ii]。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补充。

《衣笼六么》。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三《李令绪》。故事写李令绪之叔与一狐相好，令绪见叔，狐亦来相见。令绪拟归东洛，狐因有厄，提出同行。令绪以为不便，狐云：“阿姑家自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于是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出《腾听异志录》）

《厨子六么》。谭文未考。当出于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二：“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起，数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太平广记》卷三二九《房颖叔》条引之。

《骰子六么》。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三七四《王建先主》：“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王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驴精六么》。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二八六《板桥三娘子》。故事写板桥客店老板三娘子，能驱使木牛、木偶人在床前耕地，种出荞麦，做成烧饼，让客人吃了变成驴。这一秘密被来住店的赵季和发现。他设法让三娘子吃了荞麦饼，也变成了驴。最后路遇一老人，以手掰开驴口，三娘子从中跳出，恢复原形。（出《河东记》）

《赌钱望瀛府》。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二四九《封抱一》：“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尽，便欲敛手。旁人谓之曰：‘何不更戏，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赐也，何敢望回？’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按《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闹五伯伊州》。胡忌先生《宋金杂剧考》云：“《宾退录》有萧东夫所作的《吴五百传》，可知‘五百’是指痴呆之人的宋代语言。《董西厢》及元曲有‘九佰’，含义也颇相似。”ⁱⁱⁱ^[iii]我以为“五伯”即“伍伯”，其故事当出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韦南康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踏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驼毯，寝其上。此人惟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太平广记》卷一〇六《左营伍伯》条引之。

《柳玘上官降黄龙》。谭文云：“此剧本事不详，……‘上官’的意义亦不详。”按“上官”即受命上任之义。柳玘为名相柳公绰之孙，大书法家柳公权侄孙，是一名清官，晚年却被贬为泸州刺史。《北梦琐言》对他赴任途中轶

事有多处记载，如奖励当地人才（卷四），不受润笔，严格要求子弟（卷十二），剧所演当为此类故事。

《银器胡渭州》。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二三三《裴弘泰》。故事写唐裴弘泰参加裴均宴会，“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出《干膳子》）

《催妆贺皇恩》。谭文未考。疑出于宋马纯《陶朱新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王榜王昂作状元始婚，礼夕，妇家立需催妆词，昂走笔赋《好事近》云：‘喜气拥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朱粉污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画章台春色。’”

《唐辅采莲》。谭文指出“此剧是用大曲‘采莲’来写的，‘唐辅’是剧名，也当是剧中的主角名”，这是不错的，但未作深考。其实唐辅即张唐辅，其事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谈谐戏谑》：“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候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座，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面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

《门子打三教爨》。谭文未考。“打”为表演之义，“三教”即儒道释。《张协状元》第二十一出有一段疑即属此：

（丑曰）下官王德用，官至枢密使相，黑王名字，谁人不知？别无儿子，只有一女，小字胜花。年方及笄，未曾嫁聘。今年是国家大比之年，意下欲招一个状元为东床，不知姻缘若何？待夫人出来，与它商议则个。左右，将坐物来！

（末）覆相公：画堂又远，书院又远，讨来不迭。

（丑唱）快讨来！

（末）相公最忍耐得事。

(丑) 我近日不会忍耐。(拽末倒) 没交椅，且把你做交椅。(丑坐末背，末叫)

(丑) 莫要叫！昔日冯丞相行至后花园入那容膝庵中，敢恁地打坐三五日，我不坐得一日一夜？

(末) 呆了我。

(丑) 堂后官。(末喏)

(丑) 你如今要我周全你？

(末) 乞赐相公周全！

(丑) 五贯十贯，也唤做周全。

(末) 却是。

(丑) 儒道释三教中都有周全。你做秀才，便教你做官人，算起来你做不得。

(末) 如何？

(丑) 秀才家须看读书，识之乎者也，裹高桶头巾，着皮靴，劈劈朴朴。你不会，却做不得。

(末) 是做不得。

(丑) 你做道士，便做知宫，算起来你做不得。

(末) 如何做不得？

(丑) 道士家须寻真访道，飞符走篆。

(末) 是做不得。

(丑) 你做和尚，便做长老，住持大禅刹。算来你也做不得长老，你只做得常僧。

(末) 如何比得常僧？

(丑) 不是常僧，如何在这里学礼拜？

(末) 你教我恁地。(末起身，丑颠)

(末) 这回饶个跌大。

《钱爨》。谭文未考。当出于祖冲之《述异记·诳鬼》：“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着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糞秽投人食中。又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正

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

《黄河赋爨》。谭文未考。当出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缜緜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飍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沾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太平广记》卷一八三《王璘》条引之。

《火发爨》。谭文未考。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二八九《李长源》：“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事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迸火飞焰，先着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孑遗，其余图策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据此演出，是有讽刺意味的。

《变猫卦铺儿》。谭文未考。当出于宋马纯《陶朱新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郭尧咨献可妻高氏，日颂白伞盖咒。郭氏兵火后避地山阳，一日献可谓之曰：‘汝诵此咒何益？’因戏指所畜猫曰：‘能令此猫托生为人否？’高氏遂于猫前诵其咒，是夜猫果死。献可以为偶然。又数日捕得野猫，又谓高氏曰：‘能更使此猫为人乎？’高为诵咒，其猫夜亦死。”

《医马》。谭文未考。当出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缗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常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干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干，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

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太平广记》卷二一一“韩干”条引之。

《毁庙》。谭文未考。当出于宋刘斧《青琐高议·寇相毁庙》：“寇相准，年十九，苏易简状元下及第，知巴东县。县旧有一庙，不知其名，旧令尹尝梦其神泣告之曰：‘宰相将来，吾不敢居此。虽强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神曰：‘他日当自知，不敢预告。’及寐，与同僚言之。不数日，邸吏赉状来，乃寇为之代。果以庙无名，图牒所不载而毁之。噫！庙之毁去，神固知之，而寇之为相，已兆于此矣。神曰留必不容，盖亦知寇公之正直也。”（通行本《青琐高议》不载，兹据宋佚名《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引）

《围城啄木儿》。谭文未考。当出于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此条《太平广记》卷二五九引之。据此演出，也是一个讽刺喜剧。

下：金院本剧目初探

对于金院本，谭正璧先生作有《金院本名目内容考》iv[iv]。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

上皇院本一种：

《春从天上来》。谭文未考。当出于张继先《春从天上来·鹤鸣奉旨》词：“王土平平，正海息波澜，岳敛云烟。三景虚明，八表澄清，一月普照诸天。有流霞洞焕，映黍珠、徐下空玄。绝形言。见千真拱极，万气朝元。当时鹤鸣夜半，感真符宝篆，特地清传。碧湛龙文，红凝龟篆，绛衣舞鬣蹁跹。计功成果就，无真教、郭景飞仙。已千年。亘灯灯续焰，光朗无边。”按继先字嘉闻，嗣汉三十代天师。崇宁四年（1105），赐号虚靖先生。此词当因鹤鸣奉徽宗之旨而作。

题目院本四种：

《墙外道》。谭文未考。当出于苏轼《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中包含一定情节，是可以敷衍成一个故事的。

《方偷眼》。谭文未考。当出于苏轼《南柯子》词：“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冷斋夜话》：“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曰‘师唱谁家曲’云云。”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殷礼在斯堂》本、扫叶山房刻本《冷斋夜话》均不载此条，而《绿窗新话》卷下、《词林纪事》卷五均引之。又《绿窗新话》卷下引《调谑录》：“大通禅师者，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禅矣。’”

《梦周公》。谭文云：“未知是否叙孔子梦周公事。”按当叙北宋末李清臣故事。《青琐高议》前集卷五《名公诗话》云：“李先生清臣者，北人也。方束发即才俊，警句惊人，老儒辈莫不心服。一日，薄游定州，时韩魏公知定州，先生携刺往谒见其太祝，吏曰：‘太祝方寝。’先生求笔为诗一绝，书于刺，仍授其吏曰：‘太祝觉而投之。’诗曰：‘公子乘闲卧绛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时吐哺无？’后魏公见诗云：‘吾知此人久矣。’竟有东床之选。”

《梅花底》。谭文未考。当出于柳宗元《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共饮。少顷，有一绿衣童子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师雄醉寐，但觉风寒相袭。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此则写来富有诗意，东坡诗极喜化用之。

诸杂大小院本三种：

《烧枣孤》。谭文未考。当出于唐王度《古镜记》。记中云：“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太平广记》卷二三〇引）金元人语言中，“孤”为官之代称，“烧枣孤”即烧枣树之官也。

《酸卖徠》。谭文未考。“酸卖徠”即书生卖儿之意。元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写书生周荣祖因贫穷被迫卖儿事，描绘真切细致，当与此类似。

《隔帘听》。谭文未考。当出于柳永《隔帘听》词：“咫尺凤衾鸳帐，欲去无因到。虾须窄地重门悄。认绣履频移，洞房杳杳。强语笑，逞如簧、再三轻巧。 梳妆早，琵琶闲抱。爱品相思调，声声似把芳心告。隔帘听，赢得断肠多少。恁烦恼，除非共伊知道。”这首词中包含一定情节，是可以敷衍成一个故事的。

院么一种：

《不掀帘》。谭文未考。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中陈妙常有《杨柳枝》词云：“清净堂前不卷帘，景幽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 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闲来窗下理冰弦，小神仙。”“不掀帘”即“不卷帘”，所演当为陈妙常故事。

诸杂院爨五种：

《松竹龟鹤》。谭文未考。当出于《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邻几杂志》：“田元均狭而长，鱼轩，富彦国女弟也，阔而短。在馆时，石曼卿目为龟鹤夫妻。”

《一贯质库儿》。谭文未考。质库儿，又可称解典库，即当铺。元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写书生周荣祖因贫穷被迫将儿子卖给解典库主人贾仁，贾仁赖帐，在门馆先生陈德甫的一再请求下才答应付钱，剧中写道：

（贾仁云）陈德甫，看你的面皮，待我与他些。下次小的每开库。

（陈德甫云）好了，员外开库哩。周秀才，你这一场富贵不小也。

（贾仁云）拿来，你兜着，你兜着！

（陈德甫云）我兜着。与他多少？

（贾仁云）与他一贯钞。

这段描写极其生动。《一贯质库儿》当亦如此。

《断朱温爨》。谭文考之未详。当出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梁祖嗜鸡》：“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冯章请假往宋州省亲。十日既满，过八日方参。朱全忠遣王镒责之。章曰：‘某八日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见判官叱云：冯章未合死，有十五年禄命，可急放还。乃令紫衣吏一人引入别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题额曰河东李克用，某窗间窥之，见黑龙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窥见一白兔坐石床，女监十人立于右。第三曰岐阳节度李茂贞，窥见短小一紫衣人，凭小玉几而坐。第四曰梁王朱氏，窥见一小青窠虎，铁绳缚柱中，前有鸡肉一盘。吏指曰：此朱温也。又曰：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温不得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杨氏。吏曰：河东大王是独眼龙，好富贵，子孙三世承之，岁在丁卯必死。蜀王但自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当即帝位。岐阳极有福寿而无后。楚王江湖得志。梁王灭于申酉。汝慎勿泄，只与王镒言之。某乃出寤。’其后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鸡，日凡再食，前有鸡肉之应也。”（出《洞微志》）

《变柳七爨》。谭文说演柳永故事，这是不错的，但所举各例均难称贴切。我以为即是《张协状元》第四十八出中的下面一段：

（净）柳屯田来相见。（末）钧旨教请。（末唱）

【夜游湖】合那官员有万千。（丑）甚人才先来拜见。（净）小子名为柳屯田。（合）揖揖两个通寒暄。

（净白）即日共惟万福！（丑）未及参，先有辱。（净）曾共乌门上画个白鹿。青霄有路。（净丑）揖揖两个似代谷。（末）甚时去得糙性？

（丑）请坐。（净）没坐物。（丑）虚坐。（有介）（末）你好不尊重。

（丑）记得小年骑竹马。（净）看看又做白头翁。（丑）吏人，这官人曾做三百单八只词，博得个屯田员外郎。（净）耆卿也吟得诗，做得词，超得烘儿，品得乐器，射得弩，踢得气球。（末）那些个浪子班头。（丑）

记得那一年射弩子好。（净）最知节措。佐弩须要看箭后，搭箭不要犯他人。几番花范还依得，十场赌赛九场输。（丑）那得一年踢气球，尊官记得？（净）相公踢得流星随步转，明月逐人来。记得耆卿踢个左帘，相公踢个右帘。耆卿踢个左拐。（丑）当职踢个右拐。（净丑相踢倒介）

（末）相公尊重。（净丑）说话忘怀。（末）忒忘怀。（净丑踢、有介）
（净）耆卿告退。（丑）容送。（净）纳步。

《开山五花爨》。“五花爨弄”为院本的别名。谭文云：“‘开山’疑叙南北朝宋谢灵运开山临海事，……灵运为宋代大诗人，性好山水，专治开凿，曾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惊骇，疑为山盗。事出正史，当为实事。”此说疑非是，当出于《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李白《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亦用此故事。

冲撞引首一种：

《蔡伯喈》。谭文云：“当为元高明《琵琶记》的初祖。”案此类多为滑稽小戏，未必演复杂故事。疑出于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拴搐艳段三种：

《少年游》。谭文未考。当出于周邦彦《少年游》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张端义《贵耳录》卷下云：“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槩括成《少年游》云云。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

怒，坐朝宣谕蔡京，……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

《蝗虫艳》。谭文未考。疑出于《太平广记》卷二九二《栾侯》：“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鲈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鲈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慈乌艳》。谭文未考。疑出于晋王嘉《拾遗记》卷三：“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鸟。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此则《太平广记》卷四六三引之。

打略拴搐三种：

《虎皮袍》。为“唱尾声”四种之一。谭文认为与宋官本杂剧《崔智韬艾虎儿》、《雌虎》同叙崔韬逢雌虎故事。其实并不一定。唐薛渔思《河东记》中《申屠澄》一则亦写人虎相恋故事，与崔韬逢雌虎故事不同的是，申屠澄本来并不知道自己所娶女子是虎，而女子重披虎皮，复变为虎之后，亦未吃掉丈夫和儿子。这样的处理，是比崔韬逢雌虎故事更高明的。

《坐化》。为“和尚家门”四种之一。谭文未考。当出于《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引《续闻见近录》：“刘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见僧坐禅，以为不敬，执赴有司。僧告吏曰：‘愿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即跏趺坐化，众甚异之。他日有僧至府，元忠亟呼杖之，且曰：‘少缓又坐化矣。’”

《朕闻上古》。为“孤下家门”三种之一。谭文未考。当出于宋文莹《玉壶清话》卷八：“党进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识一字。一岁，朝廷遣进防

秋于高阳，朝辞日，须欲致词叙别天陛，合门使吏谓进曰：‘太尉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不免写其词于笏，侑进于庭，教令熟诵。进抱笏前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厉声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门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此则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引之，文字略有出入，其中“臣闻上古”作“朕闻上古”。院本当据此创作。案唐玄宗《今文孝经序》曰：“朕闻上古，其风朴略。”刘知几《史通·言语》曰：“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党进所言，可能本此意。“朴略”之义为质朴鄙野，党进用以自我写照，倒也合适。

诸杂砌五种：

《变猫》。宋官本杂剧中有《变猫卦铺儿》，题材应相同，见前。

《走鸚哥》。谭文未考。当出于南朝宋刘义庆《宣验记·鸚鵡》：“有鸚鵡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鸚鵡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雨灭火。”

《鹿皮》。谭文未考。疑出于《南史》卷五五《吉士瞻传》：“又出为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约，家无私积。始士瞻梦得一积鹿皮，从而数之，有十一领。及觉，喜曰：‘鹿者，禄也，吾当居十一禄乎？’自其仕进，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恶之，遇疾不肯疗，普通七年卒于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吉瞻鹿皮》条引之。

《蛇师》。谭文未考。当出于宋洪迈《夷坚志》戊卷三《成俊治蛇》，写武功大夫成俊善治蛇，多次救人性命。其一云：“民家小儿因行草际遭螫，痛彻心腑，几于不救。俊往疗之，问儿曰：‘汝误踏践之，以致啮耶，将自行其旁而然耶？’曰：‘初未尝触之，不觉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无故伤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许，插小竹片为剑，作法呼蛇，至者如积。令之曰：‘作过者留剑下，否则退。’群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适所在，独一小蛇色如土，伏剑旁。俊召判官检法曰：‘蛇无故伤人，当何罪？’儿家聚观者皆莫

见。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触剑死焉。俊之技如此，而无所求于人。”

《悬头梁上》。谭文以为当演汉孙敬悬梁故事，疑非是。当出于《太平广记》卷二九五引《幽明录》：“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

通过以上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宋杂剧、金院本的大部分是一些小的戏剧片段，特别是一些小的喜剧片段。此类片段，情节不复杂，演员也不多，对演员的要求是口舌伶俐，并且要善于演唱。演出时，说白、演唱、动作有机结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演出效果。

宋杂剧、金院本与小说的关系至为密切。宋杂剧、金院本的许多作品取材于小说，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均为宋杂剧、金院本作者所习惯采用。而《太平广记》、《夷坚志》这样容量很大的小说集，特别是像《太平广记》这样分门别类的小说总集，为宋杂剧、金院本作者向小说取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观本文各例，以出于《太平广记》者居多，可为明证。由此可见，开展戏曲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宋杂剧、金院本与词的关系至为密切。二者的关系不仅在曲调上，而且在题材上。本文所举例证，与词人、词作有关者不少。其中金院本中的题目院本，胡忌《宋金杂剧考》推测其内容“大约是以公卿、名士和官妓们做对象的”^[v]，本文的考证可以证实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指出：题目院本与词人、词作的关系极为密切，观《墙外道》、《共粉泪》、《蔡消闲》、《方偷眼》、《隔年期》、《贺方回》各例可见。这是因为词的内容常有关风情，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词本身就是歌唱的，实现从词到曲的转换也颇为便捷。此外，院本中的《不掀帘》、拴搐艳段中的《少年游》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由此可见，开展词与曲的关系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宋杂剧、金院本为宋元南戏、元杂剧提供了进一步创作的基础。所谓基础，可以指题材的整体，也可以指用以重新组合的“配件”。如本文论及的

《门子打三教爨》与《变柳七爨》便组合到南戏《张协状元》里，成为插科打诨的片段；而《酸卖徠》与《一贯质库儿》结合，便成了元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的重要情节。这也生动地证明，戏曲创作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家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i[i] 赵山林《金院本补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ii[iii]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谭文。

iii[iiii] 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

iv[iv]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谭文。

v[v] 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7页。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